

沉痛的呼救

潘飞 著



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目 录

✓被歪曲了的事实.....	(1)
✓截断的爱河.....	(25)
✓春天无罪.....	(70)
沉痛的呼救.....	(108)
✓小炉匠和他的媳妇.....	(159)
✓信仰.....	(198)
✓叛逆.....	(215)
✓秦兵将军俑头案.....	(258)
后记.....	(326)

被歪曲了的事实

城市街道。

车如梭；人如流。

自行车道上，十七岁的喻晓静骑着自行车行驶。她的前面，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歪歪斜斜地骑着自行车。

突然，一位七十三四岁满头白发的老人，颤巍巍地横穿马路，小伙子车头左右摇摆，驱车到他跟前，吓得老人急忙避闪，转身向后退了一下，一只脚被马路上的标志栏杆绊倒，一屁股坐在地上。

小伙子没有下车，扭头向老人招了招手：“自讨苦吃！拜拜！”扬长而去。

老人一手扶在标志栏杆上，一手摸着屁股后边，唉声叹气。

“大爷。”喻晓静急刹车闸，跳下车，很快将车撑打起，扶起老人。

老人：“没什么，没什么。”刚迈开一步，顿感疼痛，忙用手按住后腰部。

喻晓静：“大爷，我送您去医院。”

老人“噢噢噢”地点头。

在其他行路人的帮助下，老人被搀扶在喻晓静的自行车后架上。

红会医院。

弱不禁风的喻晓静背着老人。她满头大汗，迈着重重的脚步，把老人放在走廊长椅上。

“大爷，躺下。我挂号去。”喻晓静扶老人躺在长椅上。

老人从衣兜里掏钱：“闺女，我这儿有钱。”

喻晓静：“我有。”

挂号处。

喻晓静排队挂号。她脑际出现——

①爸爸喻思敏递给她存折：“妈妈要出院了，你去东大街储蓄所取二百块钱。给，这是我的工作证，取钱用。”

喻晓静：“取那么多？”

喻思敏：“给你买块手表，上大学用得上。”

喻晓静接过存折，点了点头。

②医院病榻上，妈妈在打着吊针，她守在身旁，看书。

（现实）

“嗨，同志。”后边排队的一位女同志唤醒了她，“到你了”。

喻晓静“嗷嗷”地点了点头，忙将一元钱递进挂号窗口内。

走廊。

喻晓静掏出钢笔，在病历上写名字：“大爷，您叫——”

“陈新顺。七十三岁。家住柳巷十一号。”

老人说着，喻晓静写着。尔后，背起老人，进了诊断室。

住院部。

喻晓静从衣兜里取出一摞人民币。

坐在长椅上的陈新顺感激地：“孩子，你打电话给我儿子，他在交警队，叫陈平平。”

喻晓静：“我这里有，住院要紧。”把钱递进窗口。

楼梯上。

喻晓静背着陈新顺老人拾级而上。

黄昏，街道电话亭。

喻晓静打电话：“陈平平同志吗？……你的父亲在红会医院住院部二楼四床……摔倒的……坐骨茎头骨折……钱我先垫上了……好。”

夜，喻晓静家。

喻思敏拍着喻晓静的肩膀：“应该这样！孩子，你做的对。”

喻晓静：“耽误了妈妈出院。”

喻思敏：“不晚。钱取出来了吗？”

喻晓静：“二百块钱，我为那位老大爷交了住院费。”

喻思敏点头。在旁边画画儿子喻晓明抬起画笔，一惊。

喻晓明不热不冷地：“八十年代活雷锋！还没有踏进学校的大门的太学生！”身弯九十度，“哥哥向你学习，向你致敬！”

喻晓静噗哧一笑：“哥哥！”

喻晓明递给一张报纸：“录取分数线为480分。你561分，哥哥为你高兴。大学生！”

喻思敏：“行了行了，你当工人，业余作画，不是早已成了画家嘛！”嘿嘿笑着。

喻晓明：“爸爸，晓静才开始，用钱还在后头。我说，这二百块钱……”

喻晓静解释道：“我已经给老人的儿子打了电话，我想，他会把钱还回来的。”

喻思敏：“小事，小事。”

喻晓静突然想起什么，手伸进衣兜，一怔：“你的工作证不见了。”

喻思敏：“好好想想。”

喻晓静抓了抓头皮：“噢，大概丢在那位老大爷的病床上上了。”

门铃响。

喻晓静前去开门。

门开了。一位干部模样的青年人站在门口。

喻晓静：“您找……”

来人扫视了眼喻晓静和走过来的喻思敏、喻晓明，少许，严肃地：“喻思敏家吗？”

喻思敏忙笑脸相迎：“是，是，我就是。”

来人抖了抖手中的工作证。

喻晓静：“您是一一，太谢谢了。”

交警轻蔑地看了眼喻晓静，耸了耸肩：“撞伤了老人，送进了医院，以为事情到此就结束了？可惜，留下了这个。”把

工作证举在眼前晃了晃。

喻思敏不解地：“这？！”

喻晓静：“同志，不是我撞伤老人的，也不是别人撞伤老人的。我前面一个小伙子骑车不稳，老人后退自己摔倒的。不信，您可以问老人。”

来人郑重地：“是你吗？”

喻晓静：“送老人去医院的是我。”

来人：“跟我去交管局。”

喻思敏：“这……”

喻晓明：“同志，您有何证据，说明是我妹妹撞伤了老人？”

来人：“你有何证据，说明不是你妹妹撞伤了老人？”

喻晓明：“我，十分地相信她，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谎话。”

来人反问：“那你就不相信交通管理部门？”

喻晓明：“你代表交通管理部门？你有什么证件？”他上前一步，“我妹妹刚从医院回来不久，饭还没有吃。吃完饭，我陪着一起去。”

来人打量着慢条斯理讲话的喻晓明。

喻晓明打量着他，用左手整了整眼镜框。

喻思敏：“好说，如果是我女儿的话，我们一定听从处理。”

喻晓静冤枉地哭了起来。

喻晓明：“嗷嗷嗷，哭什么？我的大学生！”

喻晓静：“是老人自己摔倒的。当时跟前没有人管。在其他几位过路同志的协同下，把老人扶上了我的自行车，我

送去了医院。”

喻晓明：“这真是拿钱买闲事！教训深刻呀！”似乎突然想起了，“大学生同志，中国文化的先驱鲁迅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就写过这样的一件小事，你肯定读过，难道先生的警钟就未能使你悟出点道理来？！多管闲事！多管闲事！……”感叹不已。

喻思敏：“晓明！”

喻晓明从呼叫中醒来：“呃，喂。”

喻思敏：“同志，您说怎么办？”

来人：“明天一早来交管队。”

喻思敏：“好，好。”

喻晓静哭着：“我……我怕！”

来人转身出了门。

喻思敏静静地望着他消失在夜幕中。

喻晓静一头扑倒在沙发上，哭着……

喻晓明：“好人难当呵！”

夜。职工医院出院办理处。

喻晓明、喻晓静走到妈妈跟前：“妈——”

妈妈李淑惠：“怎么才来？离不开身吧？”

喻晓明、喻晓静：“嗯”。

喻思敏办完出院手续走了过来：“回吧。”

李淑惠：“十一点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你们心里有事。”

喻晓明摇了摇头：“妈，回家再说。您是坐自行车后架呢，还是让晓静背呢？”

李淑惠：“瞎话！她能背动我？”

喻晓明：“可有劲啦，今天，就把一位胖老头背进了医院。实践已经证明，喻晓静同志不简单哪！不光是学习好，考上了大学，还能劳动，能背起一百多斤的东西。”调皮地，“妈妈，以后可不能偏向她，挑水呀的拉煤呀的，都让我和爸爸做，拿个柴梆梆的，都怕把她闹得有病。”

李淑惠：“你这是……”

喻思敏：“行了行了。回家再说。”

喻晓静挽着李淑惠的胳膊，喻思敏、喻晓明推着自行车出了医院大门。

夜，街道。

喻思敏他们一家四口行走，边走边谈……

路过红会医院门口，喻思敏停步。

喻思敏对李淑惠：“咱们还是进去看看那位老人吧，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咱可……”

喻晓静反眼望着妈妈。

喻晓明：“嗨！你们做好事，我同意！要不要买点食品之类的？”

喻思敏：“买几瓶罐头。”

喻晓明向不远处一家还亮着灯的小商店跑去。

李淑惠疼爱地：“静，爸爸、妈妈、哥哥都信得过你，事情可是真的？”

喻晓静：“嗯。”

李淑惠：“那咱就不怕，他交管队也得实事求是，不会冤枉好人的”。

喻晓静：“嗯。”

李淑惠：“明天一早我陪你去。”

“妈——”喻晓明提着一个网兜，里边装着几瓶罐头、几袋食品跑了过来，“买好了。够丰盛的。”

夜，医院住院部，走廊。

护士带着喻思敏一家轻轻地走着。

护士在一个门口停下：“在这里。”

喻思敏向护士点了点头。他们推门进去。

夜，病房。

陈新顺躺在病床上呻吟着……

喻晓静爬在他耳边，轻声道：“大爷。”

陈新顺翻了个身，见是喻晓静，流着眼泪道：“唉哟——”

喻思敏：“孩子没有来吗？”

陈新顺：“来了。”停了一会儿，“姑娘，”用眼神扫视了下喻思敏和李淑惠，“这是……”

喻晓静：“我的爸爸、妈妈、哥哥都来看您老人家来啦。”

陈新顺：“也好，大人在这里。我被自行车撞伤成这个样子，家里来人不管，还让我赖到你身上。”

喻晓静：“大爷，……”

陈新顺：“是阿。我虽然七十三岁，但眼不花，耳不聋，不糊涂，怎能冤枉好人。”

喻晓静：“大爷，你说的对，决不能冤枉好人！”

喻晓明凑到跟前：“老人，您可不能昧了良心！”

陈新顺：“嗯！”

喻思敏按住老人：“老人家，好好养伤。我想，这事是会处理好的。”

李淑惠：“交管机关会很好地处理。您年纪大了，好好养伤，早日出院。我们走了。”

陈新顺毫无动静地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夜。喻晓静家。

两个交管人员要带走喻晓静。

喻晓静大声嚎哭着：“我冤枉——”

李淑惠、喻思敏急忙跑到喻晓静的卧室。

李淑惠摇着在床上滚动嚎哭的喻晓静。

李淑惠：“静，醒醒，醒醒。”

喻晓静泪眼一睁，一头扑在妈妈的怀里，哭得十分伤心。

喻思敏拍了下自己的脑袋，不可思议地摇了摇头。

翌日晨。交管队。

喻晓静在父母亲的陪同下，来到交管队办公室。

喻思敏：“同志。”

正在向茶杯倒水的胡成看也不看一眼地：“在外边等等。”

喻思敏：“是你让我们来的。”

胡成漫不经心地：“叫什么名字？”

“喻思敏。”

“噢，姓喻的。”盖上茶杯盖，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吸了两口，抖动着两条腿，“先交两千元。”

“什么？两千元？”喻思敏问。

“你的孩子骑自行车撞伤了人，病人现在在医院抢救，生命难保。”

喻晓静：“是老人自己倒的，不是我撞倒的。”

李淑惠：“孩子是做了好事。”

“什么？好事？”胡成站起，“撞伤了，如果不送医院抢救，我看他的命也难保！嗯，想蹲监狱？”

喻思敏：“我的孩子是不会说谎的。她……”

“我说谎？”胡成打断喻思敏的话，“不要偏护，这样，是会害了孩子的。我的家长同志。”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样子。

喻晓静委屈地：“住院费还是我用妈妈出医院要交的钱和爸爸给我买手表的钱。”

胡成：“当然撞伤了人，及时送医院，态度是积极的。可这以后死了，残废了，怎么办？”

“这就不是我们一家能管得了的！”喻思敏感忿地道。

胡成吁了口烟，眯着眼，透过烟雾，看着喻思敏、李淑惠和喻晓静。

喻晓静：“爸爸，老人的儿子陈平平就在交管队。”

喻思敏猛悟：“有问题！”

喻晓静：“找找他，或许他讲理儿。”

喻思敏：“好心的孩子，你还小……”

医院病房。

陈平平站在陈新顺床前：“爸爸，这不正是瞌睡找枕头？你一口咬死就是她喻晓静撞倒的，她喻晓静有理也难分辩。反正，又没有第三者作证。”

门口，护士一怔。

陈新顺：“这不是让我这个做父亲的伤天害理嘛。”

护士止住脚步，听着。

“伤天害理？那好，我哥、我姐都不养活你，你跑到我这儿混日子。你现在又生死难保，就是活下来，残废了，靠我养活？”陈平平生硬地，“我不干！”

“这……”

“就这样一口咬死！”陈平平将药和水送进父亲的嘴里，“守口如瓶！”

护士推门进来。陈平平瞥了眼护士。护士将一瓶药放在床头柜上。

喻晓静家。

喻晓静在看书。喻晓明在一旁作画。

几个女孩子高兴地跑了进来，喊着喻晓静。

“晓静晓静，我被西安交大录取了。”

“晓静，我考上了复旦大学新闻系。”

喻晓明提笔走了过来。

喻晓静放下书，招呼同学坐下。

“晓静，你呢？”

“还没有接到通知书。”喻晓静声音很小。

“我们490分，492分都录取了，你561分，全市第二名，怎么？……”

喻晓静伤心地摇了摇头。

“不要哭，561分，全国寥寥无几，是数得上的，肯定没问题。”

“没问题。等着吧。”

“通知书一到，咱们去合影留念。”

喻晓静无声地流着泪水……

“你……”同学们惊愕。

喻晓明将毛笔向地上一掷，跑了出去。

同学们望望喻晓明的背影，又望望站着一动也不动的喻晓静。

“别哭，你哥哥肯定找招生办去了。”

“咱们一同去。”

喻晓静轻轻地摇了两下头。

招生办。

喻晓明与一位中年工作人员争辩着：“有证据吗？你们不能听信一方！”

旁边一位中年女老师动了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喻晓静是我的学生。她的作为我了解，三好学生。当然，我并不排除偶然的変化。我想，还是调查调查。”

“没时间。”招生工作人员摆摆手，“一天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不过，可以找一找接收学校。”见一老者进门，“嘿。他来了。”

中年女教师谦和地：“您是清华大学的？”

老者点了点头：“是，是。”

中年女老师：“喻晓静同学的第一志愿是你们清华大学

学。”

老者：“是的。分数、政审都没啥问题。可是，前几天
交管机关来人，说她骑自行车撞伤了人，老人在医院抢救，
死活未卜；喻晓静本人还抵赖。”老者惋惜地，“唉……”

喻晓明咬牙切齿地跑走了……

中年女老师：“不可能，不可能！”

老者：“有啥法子？我们力求招生做到招那些德才兼
备、品学皆优的学生。”

中年女教师：“我请求您留一个名额。”

老者：“这……恐怕不可能。”

交管队。

喻晓明来到交管办公室。胡成问：“有什么事？”

喻晓明：“找陈平平。”

陈平平从里屋出来，瞪了眼喻晓明：“啥事？”

喻晓明：“你的父亲是撞伤的，还是自己摔伤的？”

陈平平：“你是一一”

喻晓明：“喻晓静的哥哥。你必须站在公正的立场上讲
话！因为，我妹妹救的是你父亲！”

陈平平不屑一顾地。

胡成：“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

喻晓明：“我与他讲话。你说，你有没有良心？！你是
不是共产党员？！”

陈平平大吼道：“放肆！这是交通管理部门！”

喻晓明：“别吓唬人。我妹妹救了你父亲，现在要本末
倒置，黑白颠倒。你们又卡断了她上大学的路……”

陈平平给胡成使了个眼色，胡成连推带搡地赶喻晓明出门。

喻晓明气愤不已：“没你的事。”冲上前去，“你不要害人！”

陈平平推了喻晓明一把，喻晓明一拳击去，陈平平鼻子滴血不止。

胡成一拧喻晓明的胳膊，将喻晓明向外推去。

喻晓明大喊着：“为什么不讲理？我妹妹要上大学！”

陈平平点燃香烟，看着狂叫的喻晓明。

喻晓静家。

中年女老师劝着喻晓静。李淑惠在一旁抽泣着。

中年女老师问李淑惠：“喻师傅呢？”

李淑惠道：“去了医院。”

医院病房。

喻思敏为躺在床病上的陈新顺掖着单子：“老人家，孩子因交管局说撞伤了您，上大学的事也黄了。”

陈新顺一怔，与喻思敏的眼神相对，很快收了回去。

喻思敏：“您是不是有啥顾虑？咱可不能昧了良心。”

陈新顺再次听到“咱可不能昧了良心”之语，脑际闪现出：

——一小伙歪歪斜斜骑自行车，陈新顺向后退去，摔倒；

——喻晓静与几个人把陈新顺搀扶上自行车衣架；

——喻晓静背陈新顺进医院；

——喻晓静掏出200元人民币交住院费；

——陈平平：“爸爸，这不正是瞌睡找枕头？你一口咬死就是她喻晓静撞的，反正，又没有第三者作证。”

——陈平平：“伤天害理？那好，我哥、我姐都不养活你，你跑到我这儿混日子。你现在又生死难保，就是活下来，残废了，靠我养活？我不干！”

——陈平平：“就这样一口咬死！”将药和水送进父亲的嘴里，“守口如瓶！”

（现实）

陈新顺思绪万千，不知怎么是好。

喻思敏目不转睛地把视线投在陈新顺那张憔悴而又复杂的脸上。

陈新顺面部抽搐了两下，刚欲说什么，儿子陈平平的斥声又萦绕脑际：“靠我养活？我不干！”——这声音，一声高似一声。他痛苦地合上了眼睛。

护士进来：“打针了。”为陈新顺打针。完后，向喻思敏点了点头，转身出门。

陈新顺痛苦的面部特写。

喻思敏为他再次掖了掖床单。

夜。喻晓静家。

李淑惠将饭菜摆好，等着喻思敏和喻晓明回家吃饭。喻晓静伏在沙发上，用报纸盖住自己的头。

李淑惠：“孩子，吃吧。我想，你救了他，他就会铁心昧了良心？”自语地，“你爸爸去医院找他，怎么还不回来？”

门开了，喻思敏快快而进，将上衣向沙发扶手上一扔，